

# 《八百》壮士许国： 黑夜中最亮的星

过去的周末，中国内地院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票房井喷。只因一部电影——《八百》。

即使在控制上座率的情况下，《八百》依然做到了点映破亿，截至8月25日零时，在正式上映的第5天，电影《八百》票房突破10亿。

《八百》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，1937年淞沪会战最后一段，日军侵占上海，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，与日军对抗四天四夜的故事。

## 《八百》是一首视觉上的诗

四行仓库坐落于苏州河的北岸，而南岸则是上海租界。

因为有外国势力在此，日军怕炸弹会误落到租界里，所以不敢用空投，只能在地面靠猛烈的军火逼近。

四行仓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也有效阻止了日军的坦克进攻。

一时间，双方打得十分胶着。

为了将观众的情绪迅速调动起来，电影一开始就用雨中断壁残垣的几个大特写为整部片子奠定了基调——

悲壮。

八百壮士是弃子，他们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。

苏州河两岸，一面是满目疮痍的墙壁伴随着枪声和炮弹，一面是歌舞升平的租界，莺莺燕燕，好不热闹。一河之隔，仿佛两个世界。

这种强烈的对比手法，在《八百》里随处可见。

而《八百》最为精彩的看点，就是身临其境的战争场面。

上一秒和你说话的人，下一秒就倒在了血泊当中，你不能有任何情绪，因为子弹还在继续飞，人还要继续上。

行云流水的镜头让场面即使是单一对抗视角，依然蕴含着相当强劲的爆发力。

这就要提一下本片的摄影曹郁，也就是姚晨的丈夫。

杜淳在接受采访时就说，他们曾经为了拍一个特写，整整拍了半个月，就为等每天早晨的太阳光。

用曹郁自己的话说，《八百》是一首视觉上的诗，即使没有对白，光靠光与影的渲染，也能让人深刻地沉浸其中。



## 《八百》的阵容：群星荟萃

和动作片一样，战争片里，一旦偏向刻画正面冲突，就会不可避免地弱化人物所呈现的个体感，尤其这还是一个真人真事。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，片方请来了很多大腕来客串小角色，为的就是让这些人物有存在感。

《八百》的阵容，几乎可以用群星荟萃来形容。

但印象比较深刻的就那么几个，比如神射手王千源饰演的羊拐，是个看上去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，但果敢冷静，临危不惧，个人能力极强。敢拼敢上，冲上去护旗，甚至最后留下来作为敢死队执行撤退时的断后任务，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人物。

姜武饰演的老铁，是个贪生怕死的人，每次都往后方跑，子弹来了他第一个躲。但在目睹了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后，被感染了，也成了最后留下的敢死队一员。

魏晨，满口爆粗话但一直在冲锋陷阵第一线的班长，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情感，仿佛只知道杀敌的机器。

唐艺昕饰演的女学生，不顾危险，冒死给国军送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可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。

当然要说本片最大的泪点，那就是当日军即将攻破四行仓库时，为了封堵日军的先头部队，壮士们身背炸弹排队跳楼。虽然每个人几乎只有一个镜头，但赴死时的声声呐喊，绝对能冲破银幕，直击每个观众的内心……

## 历史中的八百壮士

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中为数不多的中日军队平等对抗的战斗。在正常战役中，日军的海陆空及装甲部队时常能协同作战，立体打击几乎只有陆军的中国军队。成建制的中国步兵拉上战场，几个小时后就成了残编，是淞沪战场上常有的事。

中国军队在初期其实占据一定主动，但军力的差距很快体现出来。彼时的日本的战争能力完胜中国。正因如此，冯玉祥对淞沪战场的评语只有很简单的两个字——“熔炉”，一座人命的熔炉。

但因为四行仓库毗邻租界，而当时的日本并不想招惹西方势力干涉，因此极少使用重火力，仅以步兵参与攻坚。这给了524团官兵肉搏迎敌的机会。

可几天几夜的战斗之后，租界开始有些紧张了。他们不知道久攻不下的日军会不会恼羞成怒，不顾一切代价地轰击仓库，误伤租界。

因此观战数天后，失去耐心的公共租界驻军司令斯马莱特将军终于出面调停媾和，应88师副师长冯圣法、参谋长张柏亭（影片中接应何香凝的军官）、上海市警备司令杨虎的要求，联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，要求允许四行守军经租界撤离，英军将提供掩护。

1937年11月1日凌晨2时许，守军残部全部进入租界，然而将士们还没有得到多少休息时间，就在4点被英军通知要上交所有武器。当时就有很多士兵不同意，表示与其交出武器还不如再渡河冲锋。

根据张柏亭的回忆，直到最后英国人才道出实情——租界曾收到日方威胁，若四行守军武装过境，则日军也将武装追击。

被收缴了武器的官兵，没有了反抗之力，他们很快被英军赶上了汽车，送往新加坡路（今余姚路）40号对面的一块空地“歇息”。空地上只有大小帐篷若干，外有铁丝网，条件十分简陋。

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将士们都没有想到，他们将会在这座营地里被困四年之久。

在得知524团被软禁的消息之后，国民政府曾多次照会公共租界工部局（最高行政机关）尽快放人。

但此时上海市区除租界外已被日军基本控制，租界成为了日控区海洋中的小小孤岛。担心日本发动报复的工部局，极尽拖延之能事，就是不放人，只是在营地内修建了4座平房，稍稍改善了官兵的生活条件。这座营地后来被人们称为“孤军营”。

可铁丝网没有拆除，门口荷枪实弹的看守也没有撤离。为了避免外交麻烦，工部局还特意派遣了白俄卫队把守大门，不给524团任何出逃的机会。

知道救人无望的国民政府只能隔空为全团官兵晋升一级，并犒赏三千元。当时的时势，正是如此讽刺。

即使在这座孤军营中，官兵们仍然坚持出操、训练、比武，甚至在外界支持下办起了学校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公共租界也不再是“中立”之地，在这座孤岛外虎视眈眈的日军涌入租界，也接管了孤军营。坚守了四年的孤军们，这次成为了日军手中的囚徒。

为防止孤军抵抗，日军特地将剩余的333人按军衔拆开，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做苦力，包括安徽、浙江等敌占区。

最远的一批士兵，被流放到了远在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上做工，名为“中国军人勤务队”。直到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后，这些中国军人才辗转回到上海。（据《电影杂志》等）

